

最後，作者對全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總結，並對獨生子女政策進行了深刻反思。她認為，在獨生子女政策出台的過程中，宋健等自然科學家起了關鍵作用，這是科學與政治相互影響的一個典型。但這同時也是一個在科學引導下，制訂出錯誤政策的典型。不過，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科學誤導了政策的制訂，不如說是這一政策借「科學」的光環來照耀其出台。

雖然筆者並不認同作者在著作中的部份觀點，但這並不能否認該書的學術價值。作為第一部全面探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術專著，作者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為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有益的啓示。正如作者所言，她試圖將本書內容傳達至不同學科背景的讀者，包括來自人口研究、婦女研究、科技研究及自然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從這個角度而言，作者的研究是成功的。同時，作者更希望其著作能幫助中國盡快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或許這也是本書另一個價值所在。

孫琦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  
**By XIAOBING T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xi, 318pp.**

美國南加州大學唐小兵教授的英文近著《中國先鋒的起源：現代木刻運動》（*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全書除序言與結論外，分為五章。第一章「藝術美之追求」，第二章「作為主觀激情話語的藝術理論」，第三章「新藝術運動及其視野」，第四章「藝術先鋒之形成」，第五章「先鋒與民族想像」。各章具體內容，可參考胡榮的介紹，在此從略。

該書為一部描繪中國20世紀20、30年代現代木刻運動歷史的著作。唐氏用多年時間完成此著作，精心結撰，自不待言。唐氏一直以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理論及運動、思想史以及大眾文化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大眾文藝方面的歷史。現代木刻運動與左翼文學、當時所謂大眾文藝有相關聯繫，故唐氏的研究背景於該著作大有裨益。該書部份內容曾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如全書結尾《〈怒吼吧！中國〉的迴響》，原文寫於2005年7月，當年發表在《讀書》（2005年第9期）。唐氏論《怒吼吧！中國》這幅版畫時，一開始就提及「表達」與「喚起」的深意，一方面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評論這幅作品，將

該作品如何用繪畫來表現聲音，如何使聲音成為畫面上的主體和觀者交流的媒介，如何通過作品來喚起民眾等發揮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通過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來揭示這幅作品在當時的影響，表明作者深諳版畫藝術。在收集材料方面，唐氏也頗下功夫，參考了不少中外報刊、文集、書信、論文、木刻畫選集等。除著名版畫家李樺等人編的《中國新興版畫運動五十年》外，唐氏的專著亦算是近年研究20、30年代現代版畫運動材料搜集和運用較為豐富的著作。

該著作前兩章的內容為大多數人所熟悉，無甚新意，且過於冗長。若僅為敘述大背景、大環境，實無必要如此着墨，大可歸為一章。後三、四、五章用力最勤，敘述清晰，徵引詳瞻，圖文並茂，不無精彩之處。第三章敘述魯迅如何推動中國木刻運動的發展、辦最早的木刻講習所、出版中外木刻畫冊、支持木刻展覽、鼓勵中國青年等等。其中「藝術與其不滿」(art and its discontent)以及「透過黑與白觀看」(seeing in black and white)，是全書很好的過渡部份，圍繞全國美術展覽，討論蔡元培、林風眠、徐悲鴻等人的活動，將一些錯綜複雜的人與事連接起來。尤其是提到國立藝專緣何改為杭州藝術專科一處，是對以往研究的一個增補，亦從一個側面表現了「藝術運動」並未成功。作者在第四章再進一步通過一八藝社與現代木刻研究會的活動，以及當中的活躍者胡一川、江豐、陳卓坤、陳鐵耕等人的努力，展示木刻運動如何開始發展起來。作者描述現代木刻研究會「創作了一百多種印刷品，並將會出版一些精選集，把詩與小故事等融入木刻，預示着一種大眾的展覽即將出現……這種新式的藝術媒介獲得了廣泛的認可，一場轟轟烈烈的木刻運動將在全國主要城市迅速發展」(頁110)，由此預示了「黑與白」這種藝術形式逐漸成功。接着，作者進一步討論這種以黑白對比表現情感的藝術形式，借用克雷爾·萊頓(Clare Leighton)的話，表達了木刻作品「總是在使黑暗逐漸走向光明」(頁113)。作者還結合「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處於危難中的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狀況，將當時的木刻藝術家如何以創作為手段，使一種「屬於大部份人民的藝術出現了」(頁119)，而他們創作出來的多幅木刻作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深深地刻於紙上，這比文字更為震撼，「並不是簡單的敘述，而是激動人心的視覺注釋」(頁121)。同時，還將20、30年代的現代木刻運動與左翼文化運動聯繫起來了，將當時版畫運動轟轟烈烈的情形再現讀者面前，體現了作者對現代木刻運動這件複雜的歷史事件的把握與駕馭能力。

與其他研究稍不一樣的是，除了魯迅與青年木刻藝術家們的關係外，木

刻藝術家的創作與展覽亦是該書的重點，尤其在最後一章，作者不僅繼續深入研究藝術團體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啓動現代木刻運動，尤其是他們在木刻運動中如何爲民族、爲現實服務而舉辦展覽的實踐。木刻成爲了民族的公共藝術，從展覽的影響可見一斑。當時平津木刻研究會舉辦的「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後來成爲流動展覽，組織者希望「將這種新藝術的種子遍播中國東部與中部」（頁172），並最後於1935年到了上海展出。隨着上海展覽結束，木刻運動已經迅速擴展至主要城市，影響甚大。1936年，在廣州舉辦了第二屆全國流動展。在這裡不得不提的另外一點是，當時木刻運動風靡中國，而在廣州，現代版畫會是30年代版畫運動中延續時間最長，最有成果，同時也是最有影響的版畫團體，他們作爲聯絡中心，出版及舉辦展覽。但現代版畫會過往並沒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僅有零星的研究。從這一方面來看，唐著的另一貢獻是將廣州作爲現代木刻運動的重要活動基地進行了系統的梳理。

該書除索引方面有些許錯誤，如弄錯人名等小問題外，有以下兩方面根本觀念值得研究者注意：

第一，胡氏認爲是書爲了跳出以往研究現代木刻運動以魯迅及左翼文學作家爲主的窠臼，過分注重革命文藝特色，「借助新的歷史觀念和各種後現代理論裝備」，「旗幟鮮明地以『先鋒』理論視角，嘗試在更加融通而闊大的整體文藝語境下，對現代木刻運動做出新的解讀」。如此冠以崇高之方法論意義，未免失之輕率。歷史只能從材料出發去解讀與辨析，不斷接近真相，至於是否能用新的歷史理論與後現代理論去解讀，實在值得斟酌。唐氏之所以認爲現代木刻運動具「先鋒」性質，據其所言，主要因其「預示了藝術和政治的雙重現代性，並將深深刻入集體視覺記憶和意識之中」，「是現代中國最具深遠影響的藝術運動，是當之無愧的先鋒運動」（頁1），「木刻運動受到政治的影響成爲自覺的先鋒運動」（頁116）。然而，何謂「先鋒運動」，當時中國是否出現明確以先鋒理論爲指導或者先鋒運動爲名稱的現代木刻運動？此是作者歸納，抑或歷史本來面目？當時國外確有所謂先鋒派理論，主要有幾點特徵：一是19世紀中期起源於法國，並於20世紀初在德、俄、美等國家快速發展；二是新興的，具備政治特徵，激進與反傳統的。20、30年代的現代木刻運動雖如作者所言具政治性，具體還表現爲現實性、戰鬥性與大眾性，受到國外（尤其蘇聯）影響也較大，但綜觀該書徵引史料，以及在當時木刻運動參與者自身認識與當時人眼中，鮮有「先鋒運動」之標榜或他指，實在很難冠以「先鋒」兩字，只能說在特徵上與當時歐美流

行的「先鋒」理論具有某些相似性。就算當時宣導者接受了來自國外的先鋒理論，也得分清楚其思想淵源來自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哪一家派，他們如何接受、調整，以及這些思想對中國的現代木刻運動有什麼實際影響。如果簡單以後人的外來觀念看待歷史，所得者並非史實，不過是後人的觀念。用「先鋒運動」等來概括現代木刻運動，無異於強古人以就我。

第二，作者在序言中說：「中國的這一代版畫製作者極大地延伸了黑白木刻印刷的辭彙、語法與多功能性，推動其成為現代一種莊重的表達及喚起大眾視野關注的語言。在改造現存機制與藝術實踐，以及重塑大眾視覺構造與視覺表現方面，這些藝術家還獲得了其他同時代藝術運動所沒有的成功」（頁1）。唐氏上述一段話，其精神貫穿全書，尤其在後三章，作者圍繞版畫，以及其版畫創作者如何一步步作為一種大眾藝術、獲得民眾認可從而成功的。唐著所指的現代版木刻運動，其關鍵判斷標準即是否與大眾密切聯繫。然而，所謂「大眾」，是當時人（如魯迅）所認為的「大眾」，還是唐小兵認為的「大眾」。若以魯迅所認為的「大眾」為標準衡量其他宣導者失敗的因素之一，不免陷入以魯迅的立場去看待其他人，以其是非為是非。先立前提，難免將複雜歷史簡單化。唐著所言的現代木刻運動，其重心幾乎都在沿海城市，所以必須具體分層次分析立論對象。就算從魯迅提倡的大眾藝術角度去認識，也應當分清其「大眾」具體何指，以及由此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怎麼樣。

今人研究現代木刻運動，往往將魯迅作為主線，唐著亦然，不過變換思維角度，套用歐美理論而已。實際上，魯迅去世後，中國木刻運動仍然存在並有所發展。若能擯棄後來觀念，回到當時歷史場景，重建相關史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並拓展時限，進一步挖掘有關資料，此問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黎麗娜

廣州藝術博物院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By NICOLAS STANDAE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viii, 328pp.**

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研究基督教史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但以往的研究，關注教理教義多於關注實踐層面；關注上層多於關注民眾。此著作超